

## 烤火取暖的日子

□梁永刚

小时候，家里经济拮据，到了冬天没有钱买煤生火，只好在堂屋的土地上挖一个火塘，靠烧一些树疙瘩、干树枝增加屋内的温度。母亲趁着如豆的光亮不厌其烦地纳着鞋底子，爷爷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袋，打发着寒冷的时光，奶奶则把我揽在怀中，给我讲述一个个老掉牙的故事，直到我进入甜甜的梦乡。

那时候，村上的年轻人还不知道去外面打工，冬季农闲时节都在家里窝着，为了驱寒也为了排遣寂寞，当时流行一种游戏：在空地上画两道线，参与游戏的两个人先划拳令，谁输了就把自己带来的树疙瘩放在离线三四米远的地方，由赢家拿着另外一个树疙瘩朝着输家的树疙瘩击打，如果将其击进两条线之间的位置即为获胜，这个树疙瘩也就归赢家所有。在围观者的呐喊声中，参与游戏者往往几个回合也不分输赢，在一派热闹喧天中忘记了凛冽的朔风。几场游戏下来，胜家的身边已经积聚了不少树疙瘩，脸上洋溢着欣喜和自豪。大家一哄而上，像迎接凯旋的勇士一样，抱着一堆树疙瘩，簇拥着获胜的那个人去找地方烤火。很快，熊熊的火焰燃烧起来，大伙围着火堆站成一圈，缩着脖子伸着手，恣意地说笑着，心中火一般的热乎。俗话说“野地烤火一面热”，我深有感触，在四周空旷的野外烤火，前面是双手的滚烫，后背却是寒风刺骨，但大家不管这些，图的是一种热腾腾的氛围，一种穷开心的快活。

随着年龄的增大，我开始去村上的小学上学，而那时农村的经济条件已有了改善。记忆中，每到过冬的时候，村在外面工作的人都会联系卡车给乡亲们拉回几车煤，当然都是按进价卖。有一年，在外教书的父亲托一个朋友往老家运煤。奶奶知道这个消息后很是高兴，前一天下午就带着我来到村外的土路上。我不理解奶奶的用意，一脸天真地问，爸爸明天才回来，您这是干什么呀。奶奶笑着说，傻孩子，这段路都是土路，不好走，我是看看路上有没有石头瓦块，省得拉煤车不好过。就这样，裹着一双小脚的奶奶，颤颤巍巍地走在前面，我紧跟其后，看到路上有石块就顺手捡起来扔到路边。大概走了有五六里路吧，奶奶看天色已晚，领着我匆匆忙忙回家了。第二天上午，在乡邻的翘首以待中，父亲带着三辆卡车的煤回到了村里，早已等候在村头的乡亲们喜笑颜开，卸煤的卸煤，过磅的过磅，架子车穿梭不停，忙活的像收庄稼。各家各户把这些好不容易弄来的煤看得很珍贵，专门在院里砌一个池子，煤放进去后还在上面覆上一层遮盖的牛毛毡。

有了煤，取暖条件好多了。记忆中，母亲从集市上买回了一个肚子很大的煤炉，当时还没有煤球，只是从地里挖一些黄土掺杂在煤里，然后加水搅拌成煤泥，放在煤炉里燃烧。到了晚上，全家人围坐在炉子周围，通红的火苗映着每个人的脸庞，温暖的感觉涌遍全身。有时候，我趴在一旁的煤油灯下写作业，母亲拿一个没底的搪瓷洗脸盆倒扣在炉子上面，沿着盆里面摆上一圈红薯。在大人们的聊天声中我的作业写完了，这时红薯也烤得差不多了，顺手拿一个放在嘴里，清香软甜的滋味至今想起来都让我无法忘怀。



## 向父母打小报告的人

□胡运玲

那天接到母亲的电话，她张口就说：“昨晚你几点睡觉的？不能总是熬夜，身体熬坏了。以后再半夜不睡，让我知道了，你小心点啊！”母亲嗔怪道。我连声应着，一再保证，母亲才挂了电话。

放下手机，我在想，这个打小报告的人是谁呢？我熬夜的痕迹，无非是在网上暴露出来的，我猜想，肯定是那小子告了我的状。

我打开QQ，双击那小子的头像，弹出对话框，我开门见山问：你向咱妈打小报告了吗？

他毫不避讳：是又怎么样？天天半夜不睡觉，挂在网上，我劝了你又不听，总有人能治得了你。谁让你小时候总告我的状呢！

那个小子是我哥，没想到他现在也学会以牙还牙了。其实，小时候，经常跑到父母面前告状的人，是我。

哥哥历来顽皮，总是三天两头闯祸，尤其是在学校，跟男生打架，往女生书里偷偷夹死去的毛毛虫，被老师罚站……都是常有的事。而我就成了在学校监视他的人，把他的一切劣行报告给父母。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恶意，只是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吧，他虽然年长我两岁，却因学习成绩不好，屡屡留级，最后留到跟我一个班级。

每次他得罪了同学，我见到人家都很难为情，好像得罪人的人是我。每次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他，我都感到无地自容，好像我也参与了他的劣行，毕竟我们血脉相连，毕竟我们是一家人，自然也就荣辱与共了。虽然每次老师批评完他，总要说一句“你看看你妹妹，你怎么就不向她学习呢？一个娘胎里出来的，怎么考试就一个正数第一，一个倒数第一呢？”老师似乎在用这句表扬我的话，把我和哥哥区分开来，但我还是羞红了脸，为有这样的哥哥而难过，我把

头低得更低，而哥哥倒无所谓地把玩着手里的弹弓。

每天放学后，我总是按时回家，他不知跑哪野去了。而先回家的我，要么是在父母的追问下，要么是我主动打小报告，把他今天在学校闯的祸端告知父母。母亲只是叹气，父亲则气得火冒三丈，常常是哥哥一踏进家门，迎头就是父亲的一顿狠批，甚至有时是一顿打。

那天，哥哥在校跟一个男生打架，拉扯中，对方摔倒磕掉了门牙。回到家，我把此事告诉了父亲，其实就算我不说，他也会知道，因为不一会儿，那男孩的妈妈领着男孩找上门来了，没进门就破口大骂。其实那时哥哥还没回家，但对方不信，以为我们家人故意把哥哥藏了起来……

哥哥回来后，父亲抄起早已立在门口的棍子，迎头就打。哥哥是个犟脾气，他不哭也不辩解。哥哥的鼻子流血了，母亲护着哥哥，我抱住父亲让他别打了。哥哥瞪了我一眼，那一眼令我害怕，更愧疚。

后来从同学口中得知，哥哥打那个男孩的原因，是那个男孩说了一句我的坏话。得知真相的我，更是愧疚。从此再没向父母打过哥哥的小报告，就是父亲逼着我问，我也不再说他的半个不字。

接着就小学毕业了，我们考入了不同的中学。再后来，考入不同的大学，去了不同的城市，见面的机会就少了，更没有小报告可打了。好像从那时起，我们兄妹就像两个分道扬镳的人，交集的点越来越少了。如今只是在电话或QQ上聊几句。不由怀念起小时候，那时候虽有争执，虽然我总是告他的状，他总是假装生气地点我的额头，但那时的兄妹情是那么丰满而鲜活。

有一种兄弟姐妹情，叫作向父母打小报告。谁不曾告过谁的状呢？



## 和自己过不去

□寇俊杰

我和大刘虽说是一个单位的，但他来我们科室的时间却不长。一天，我正在办公，忽然一阵手机铃声响了起来，我一听铃声，就知道是大刘的，接着，我就看到大刘站起来到处找他的手机，手机铃声响了有一分钟他才找到。我心生埋怨：这个人，真是丢三落四，经常不把手机带在身上，到处乱扔，手机铃声影响了大家办公！我说了他几次，他就是不改！唉，真拿他没办法！

大刘从门外接电话回来，他又随手把手机放在了离他办公桌有五米远的一个桌子上。我忍不住说：“大刘，拜托你把手机放在你身边好不好？何必找来找去，接打多不方便？你这不是和自己过不去吗？”大刘笑着说：“还真让你说对了，我就是和自己过不去！”“你有病？”“我这样做是为了我不生病！”我和办公室的其他几个人一下来了兴趣，非让他说说为什么。大刘神秘地说：“我这可是轻易不传人的锻炼身体秘诀啊！你看我们整天坐办公室，活动本身就少，再不故意给自己找找活动身体的机会，时间长了，身体肯定会出毛病的！”这下我们明白了。原来，大刘故意不把手机放在身边，就是为了利用找手机来锻炼身体啊！

大刘接着说：“很多事，我们看似方便了，但却忽视了身体的健康。我们没钱又没时间专门去锻炼，不如在生活中故意和自己过不去，让自己被动地锻炼。比如，我上班再忙也要多喝水，既为身体补充了水分，又增加了上厕所的次数——上厕所你就必须站起来走吧？另外，我们办公室旁边就有厕所，但我故意不去，我跑到马路对面的公共厕所里去，这样来回少说也有二百米，而且只要时间跟得上，我还走楼梯，我们的办公室在五楼，又等于加强了锻炼。这样看似没事找事，和自己过不去，但天长日久，不是无形中既不花钱，又锻炼了身体吗？”

听了大刘的话，我们无不佩服他“精打细算”锻炼身体的方法，怪不得我们都是人到中年，只有他没有“将军肚”，前几天单位体检时他连轻度脂肪肝也没有，更别说“三高”了。

顺着他的思路，我们也开始“精打细算”起来。有的说：“再买菜我就舍近求远，不去超市，去远一点儿的菜市场，既走路了，买的菜也便宜了。”有的说：“我以后早起半个小时，不骑电动车，走着来上班。”还有的说：“平时我要多想自己的不足之处，不但要改正，还要‘罚’自己不准吃肉！”

听着我们七嘴八舌地“集思广益”，大刘说：“你们这不也是故意和自己过不去吗？”我总结说：“对，就得和自己过不去，也只有这样，疾病才不和我们过不去！”

@——投稿/方式

平顶山新闻网——鹰城网事  
或投至 ycbj2013@qq.com